

跟随毛主席长征

■陈昌奉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水急浪大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本文最初发表在1957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作者陈昌奉以毛泽东警卫员的身份,结合自身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深情回忆了毛泽东从渡过金沙江到胜利到达陕北期间的一些生活故事,记述了毛泽东心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忘我的工作、生活俭朴、关爱普通红军战士的点点滴滴,通过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细节,生动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到的第一条大江,水急浪大,凶猛地翻腾着。我们船只很少,大家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天快拂晓,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一下船,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我去给他找房子,安排住处。江上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个不像样的洞子。洞子里很潮湿,没有木板,就连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把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我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

过去一到宿营地,搭好了铺,我就和秘书黄风同志把主席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品都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黄风同志还没有渡江,怎么办?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这洞子是沙土,根本挂不上。没有桌子,办公用品也无从摆。这时,过江已有一两天了,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他累了一天,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办?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找地方烧水去了。天亮以后,主席回来了,派人去叫我,我一进洞子,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我说:“主席回来了?”主席答应了一声,接着问我:“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上的铺说:“好了!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铺只好搭在洞子下。请您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说完,我拔腿就想去继续烧水。还没有走出洞子,主席就把我叫住了:“办公的地方呢?”我随口答道:“黄秘书还没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水吧!”主席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向前迈了一步,用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我这才恍然大悟,飞似的跑出了洞口。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架子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品。摆好后,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便想去取来。我刚迈步,就听见主席叫道:“陈昌奉!”我说:“有!”“你过来。”我走过去,站在刚架起来的“桌子”对面。主席说:“我今天要处分你呢!”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呆呆地望着主席。主席接着说:“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好吧!”就在对面坐下了。主席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电报,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主席忙得一点空隙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眼圈也湿起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成这样。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旁边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皮瞟我,并微微笑笑,我更加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倒了一杯,才又坐下来。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好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至我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主席又说:“快睡去吧!”这时候,我原来含着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做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好了,以后记住,玩去吧”一样,心里翻腾得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铺上,很久没有睡着,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闪过。那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底,我由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调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给毛主席当勤务员。那时候我们还称他为主席,而是称他毛委员。主席的行装很简单,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还有一个已经破了又缝起来的破雨伞,还有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灰色的几个口袋的公文包。主席用的地图、文件、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得满满的。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两床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便是他的卧铺。主席晚上很少睡觉。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拿出地图、文件、纸、笔就开始工作。主席看书、写字,我就在旁边坐着。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不一会儿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每到半夜,主席就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脸,有时还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一层又是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饱,主席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吃了饭,他又看书或写文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我们打下了福建的长汀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瓷饭盒。

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在家念不起书,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我写的。电话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抬头一看,主席还在工作。长征路上,主席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渡过金沙江,通过了彝族区,红军的铁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抢渡大渡河,到达了花岭坪。这次跟着主席的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我们一行走到了一个山间,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扔下来的几颗炸弹正落在我们身旁。大家一齐往主席身边拥去,心里紧张得很,只怕他出了什么危险。我站起来一看,主席蹲在一个刚才负伤的同志身旁。过去一看,负伤的原是我们的班长胡长保同志。他躺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也不响。主席蹲在他身边,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对卫生员钟福昌同志说:“快,给他上点药。”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他说话非常吃力,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似的。原来那张红润的脸,竟变得像黄纸一样。主席坐了下来,让胡长保的头枕在他的臂上,轻轻地说:“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胡长保的头在主席的怀里转动了一下,着急地对主席说:“主席,我不能让您抬着我走,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我牺牲了之后,如果有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新根据地。”说罢又转过脸来对我说:“陈昌奉同志,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竟听不清楚,只看见嘴唇在微微颤动。末了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对主席和我说了:“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我急促地喊着:“班长!班长!”但他已经再也不能答应了。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缓慢地站起来,对我说:“夹被!”我顺手将挂在我身上的一床夹被递给了主席,主席将夹被打开,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天,一丝风也没有,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敬。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我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请他来休息一下。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满了地图,主席正和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首长在谈话。听说腊子口是甘肃、四川两省“天险门户”,也是我们到陕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回来。果然,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打下了腊子口。九月下旬,我们又通过了渭水封锁线,继续向六盘山前进。六盘山是陇山山脉的支峰,也是我们到达陕北的最后一个高山。翻越六盘山那天,出发的时候,天空就布满了黑云。走了不一会儿,疾风一阵紧似一阵,雨也“哗啦啦”地下起来。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

的小草,行走起来更加艰难。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但身体还很虚弱,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只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主席见我这样,就问我是怎么了。我说:“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山上。主席把我扶起来,以为我又犯了疟疾,便叫警卫员曾先基把卫生员钟福昌找来,拿药给我吃。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要主席先走,我休息一会儿就走。主席见我这样,便说:“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说着便要曾先基架着我走。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也想快走,谁知浑身颤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开。主席又问我:“你是不是冷呀?”我说:“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主席看了看我说:“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一点热水,暖暖和和就好了。”说着就脱大衣。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不,我不穿,我能走。”我知道,主席要是脱下大衣,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我坚持不穿,挣扎着想走在地上。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曾先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旁边,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一股奇异的力使我“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呆呆地望着主席,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主席对我说:“好些了吗?”我说:“好了!走吧!”主席说:“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傍晚的时候,我们走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躺在铺上想:如果没有主席的关怀,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翻过了六盘山,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离陕北越来越近了。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主席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不几天,我们便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了。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刘宇 作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刘宇 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35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从军政训机关到原114师342团1营任教导员。报到当天,团政委李天星带我走进团史馆,学习团队的光荣历史。在一面当年由志愿军总部授予1营“英雄部队”的旗帜下,我一眼发现了陈列在玻璃柜中像是被鲜血染红过的一件绣花枕套。李政委告诉我,这面旗帜和这件绣花枕套是团史馆的“镇馆之宝”。

李政委的讲述,带我走进了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1950年6月,朝鲜半岛燃起了战火。正在江南执行剿匪任务的第38军奉命北上。当114师部队的军列途经湖北汉口短暂停留时,车厢外气喘吁吁跑上来一位转业军人。他叫曹玉海,原来就在这个部队任营长。1949年初,曹玉海随大军一路南下解放湘鄂地区,在湖北宜昌与国民党白崇禧部交战时,身负重伤,遂被转移到武汉治疗。痊愈后,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有些虚弱,年龄也大了,还没有成家,便安排他就地转业到武汉市司法系统工作。

曹玉海转业地方后,很快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对象,就在他和恋人准备结婚时,听到了老部队向北开进、路过武汉的消息。曹玉海激动地对未婚妻说,现在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我得回部队去!年轻的未婚妻刚开始还有点缓不过劲儿来,吃惊地问他,你都转业了,身体还受过伤,怎么能再回部队呢?曹玉海回答道,我身体已经养好了。鬼子一天不消灭,咱就没有好日子过,我一定要重新回部队。见曹玉海决心已定,他的未婚妻顿生一种钦佩之情,感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男子汉,眼前的未婚夫是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军列上,面对这位要求重新加入部队赴朝参战的部下,师长翟仲禹推心置腹地讲,玉海啊,你已经转业了,再讲你也该考虑一下个人终身大事,成家过日子了,就不要跟部队走了。曹玉海十分坚定地讲,我永远是个革命战士,看到帝国主义威胁祖国安全岂能坐视不管,我要到前线去消灭侵略者!打败鬼子后再回来成家立业。见曹玉海态度如此坚决,师长终于答应请示军首长,很快批准曹玉海重返部队,遂任命为342团1营营长。

当曹玉海将部队批准其赴朝参战的消息告诉未婚妻时,年轻的未婚妻泪湿眼眶。在曹玉海即将随部队登上北上的列车时,未婚妻从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掏出一件绣花枕套递给曹玉海:“这是我这几天赶着绣的,你带上吧,看到它就会想到我在等你……”洁白的机织布枕套上,是两朵手工绣出的盛开的牡丹花。曹玉海深情地看了一眼未婚妻,转身跨上了军列。

342团1营入朝后,官兵继承发扬英雄部队愈战愈勇、有我无敌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接连打了几场硬仗。在志愿军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1营承担了守卫350.3高地阻击任务。350.3高地,位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刘宇 作

血染的绣花枕套

■马未歌

于朝鲜京安里东北方向,是利川、龙仁、水源三地通往汉城的三条公路交汇点,也是第四次战役中西线阻击敌人的关键部位。在敌人的一次次猛烈进攻中,营长曹玉海大胆沉着指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6次进攻。部队发挥近战、夜战优势,抓住战机,主动吸引敌人主力,待敌军进入阻击地域时,我1营官兵勇猛顽强反突击,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战斗持续了7天7夜,1营官兵在主要阻击方向上,多次打退了兵力数倍于我、装备精良的敌军的进攻,顽强坚守住350.3高地,为保障志愿军在东线横城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敌人发起第7次进攻时,曹玉海的头部、胸部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官兵在整理营长曹玉海的遗物时,发现他还保存着赴朝作战前,未婚妻送给他的那件绣花枕套。洁白的机织布已被鲜血染得通红,与原有条纹在手绣上的牡丹花的红色融为一体,已分不清哪是鲜血,哪是花朵……

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总部追认曹玉海为“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他所在的1营也同时被授予“英雄部队”荣誉称号,并荣记集体一等功。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6月25日,成为我们营重要的纪念日。每到这一天,团里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官兵在团史馆里高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面对“英雄部队”的旗帜和那件被鲜血染红的绣花枕套宣誓。学英雄,讲传统,激励着一代代英雄部队的传人在强国兴军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陈昌奉 出生于1915年,江西宁都人。1929年参加革命。文中身份为毛泽东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队山东、江西总队总队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86年逝世。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这是一个挑战。叠好军被,不仅是对技能的训练,更是对耐心、品格的磨练,对军人生活整齐划一、坚决服从命令的锤炼。一个刚走出校门、离开父母庇护的社会青年,如温室里的花朵,只有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诸如叠被子这样的细节中去磨练,才能让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明白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为叠好军被,在不检查内务时,我找来砖,按“豆腐块”的黄金分割线,把被子的几个角牢牢地用砖压住。让它越来越实,越来越平整服帖。同时,按班长传授的经验,每周都把被子洗一次。洗,也有诀窍。先放洗衣粉把被子浸泡两小时,然后清洗。清洗完后,放漂白粉再漂一小时。而复始。就这样,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我的被子也叠得有模有样了。而今,我离开军营30多年了,但在军队养成的叠被子习惯一直未改。虽然不是军用棉被,但每天我还是要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得规规矩矩。于我而言,叠好被子,延续的是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对军旅的难忘情怀。

刘宇 作

